



何以为家

黎巴嫩
导演：娜丁·拉巴基

每个孩子 都能被这世界 善待吗？

“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姊妹兄弟很和气，父母都慈祥……”

小时候，这是耳熟能详的儿童歌谣，歌颂着人人向往的美满家庭生活，给了孩子们一幅向往幸福生活的画面，一个温馨美好的家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然而，现实世界里，却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幸成为歌谣里的可爱家庭。家，对某些孩子来说，是充满痛楚的深渊，是日以继夜都想尽办法逃离的牢笼。

就如今天要介绍的电影主人公一样，对扎因来说，家，只不过是不断上演悲剧的剧场，这里没有父母的细心呵护，没有温饱的三餐，只有不断发生的暴力危险事件。家，对他而言，就如地狱般磨人，他不知道家对他有何意义。

家的样子，为何如此模糊？

12岁的扎因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年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难民。

扎因与父母、七个兄弟姐妹为了躲避叙利亚战争，非法生活在黎巴嫩的贫民窟中。一大家子挤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父亲不让他去上学，而是让他去小卖店里打工。

他每天要去小店整理商品、送货，有时还要和他一岁的妹妹萨哈联合其他小妹妹一起上街卖果汁，维持一家子的生计。

扎因是个早熟的孩子，他很清楚家里的状况，明白这个社会暗流汹涌的潜规则。

当他知道房东兼自己老板阿萨德对妹妹萨哈别有居心时，他愤而一把丢掉老板要他转交给妹妹的零食。

当他知道妹妹萨哈来月经后，紧张地替妹妹洗内裤，还嘱咐妹妹不能让父母知道，因为当女孩来月经后就表示随时会被安排嫁出去，他害怕无法保护心爱的妹妹。

当他知道妹妹被带走去“结婚”时，他弱小的身躯奋力反抗父母，他嘶吼、拉扯，追逐，却因为力量的不对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带走。

偷渡可以换来希望？

带着满腔愤慨无力的怒气，扎因离开了让他失望的家。在流浪的街头，他遇见了冒充他人身份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女工拉希尔。这个没有合法身份、同样苦命的女人，却收留了扎因，让他协助自己照顾幼小的儿子约纳斯。

毫不相干的三个人，如今组成了一个家。扎因在拉希尔家里度过了一小段平静的、不必为生计奔波的时光。但好景不长，拉希尔在一次外出筹钱时被警方拘留，再也没有回家。

毫无音讯的拉希尔让扎因陷入了另一次绝望的谷底。为了照顾约纳斯，扎因想尽办法，包括卖曲马多药片的制成毒品替代物——曲马多饮料，来养活他们两人。扎因从一个小女孩口中得知偷渡到了瑞典就可以过着安稳的生活，但需要几百美元作手续费。

后来，扎因和约纳斯被房东赶了出来，又拿不回藏在房子里的钱，在走投无路之下，扎因只能狠下心把约纳斯卖给了那名负责制作假证和偷渡事务的男子作为去瑞典的交换条件。

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为了取得身份证明文件，扎因回家后与父亲发生了争吵，并得知妹妹萨哈因难产而过世。这个消息令扎因异常气愤，他拿起一把刀就去找阿萨德报仇，最终因伤害罪被关进了监狱里。

在狱中，他打电话给一个电视节目表示要控告他

的父母：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垃圾’。生活是一堆狗屎，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我住在这里的地狱，我像一堆腐烂的肉。生活是个婊子，我以为我们能做好人，被所有人爱，但上帝不希望我们这样，他宁愿我们做洗碗工。”

在庭上，扎因控诉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生而不养的不负责任及冷漠的态度。他要求法官判父母不得再生育孩子，以免重复他和萨哈的悲惨命运。

只有看见，才有改变的可能

在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下，清楚表明儿童应享有与成年人同等的基本人权。他们应当在安全的环境下受到保护，吃得饱穿得暖，不用担心受怕。

可是，这部电影让人最难受的是，扎因的经历并不是唯一的特例。他所碰到的社会问题，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里广泛存在着，无数儿童都苟活在阴影之下。

对于这部电影的意义，导演拉巴基说，“我不想天真地说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变你看待这些孩子的态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态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你。当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

是的，只有看见，才有改变的可能。每一个微小的转变，都从一个有意识的看见起步。未来到底会有怎样的发展，并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但至少，现在的我们因为这部电影，能和身边的孩子多聊一下，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的儿童所经历的事，让他们从电影去感受不同的生活故事，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电影的最终，面临遣返的拉希尔同被警方从偷渡客手里解救出的儿子会合，而扎因也得到了合法的身份证件。他在最后一幕拍摄证件的照片时，露出浅浅的微笑，至今还深留在我的脑海里。

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这世界善待。